

可齋續藁

一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 臣湯垣

謄錄舉人 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前卷四

宋 李曾伯 撰

奉申

奉詔舉帥材二人

照對臣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內而侍從臺諫給舍外而制閫各舉帥材二人者臣竊  
惟薦材難薦帥材尤難古者方召遠矣今夫謀三軍之  
帥將以備一時之選睿旨誕頒猥令薦進豈不以觀臣

謂其所主惟善能舉其類乎願臣本無材略忝任藩翰  
揆已不足安能知人為之踰月儀圖其位望之已著者  
固不待微言之推敷其聲名之未達者則有得於共事  
之更歷今有二人焉竊見朝奉郎前知建昌軍事余鼇  
自任高郵尉而留淮幕臣見其諳軍民利害得將士心  
顛顛昂昂有遠到器議論本乎正大趨向不為卑污臣  
命夏臯修泗上承下接皆鼇贊之最一事尤有識往時  
鼇初擢第值遣使諭蜀道拉鼇偕行恥於依憑甘以吏

事自見臨節而不可奪於此可占今稍更霜露才氣殆  
益老矣宣義卽通判襄陽府兼京湖制機王登昨以裨  
歸尉而留荆幕臣見其曉兵家韜略通當世務磊磊落  
落無罷軟習政事多所規益言議不為依阿臣命高達  
復襄左撐右拄實登佐之最一節尤可書往時登以勇  
爵因獲俘詣荆閩怒登不拜翻然舍去卒以儒科自奮  
有志事竟成於此可觀今久在風寒文理浸加密矣是  
二人者臣察之已熟故敢薦之不疑抑又有說焉馬廐

金懷之無取則可以臨羌桑株田頃之弗多則可以慕  
亮如鼇如登臣嘗與之講論及此使遂展布必可保其  
能自廉飭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籍記姓名特加旌擢  
以為事任之儲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乞預備蜀奏

壬子

臣自近聞蜀警連得蜀閩十月初三十六日公文關報  
頗緊已具錄奏聞中間得歸峽二郡守書報到事宜則  
已緘呈二相必皆微聞睿聽臣今日再得歸州權守鄧

益二十四日報傳聞賊勢十三日已近重慶佛圖關過  
江津此報恐非端的雖未敢信然有聞不敢有隱臣竊  
惟重慶一城介於兩江之間形勢險固賊所難窺聞臣  
十年經畫必能防勦此若未足上勤宵旰臣之所慮則  
蜀之支徑不一最是自夔至渝中間忠萬涪安地里延  
袤往歲已亥賊犯西邊督府調兵三萬控扼於此一帶  
猶有湖灘透漏之患今恐蜀之兵力分布不至忠萬下  
流萬一賊據建瓴之使用扼吭之智吳蜀脉絡關繫不

但為京湖唇齒慮而已臣近以襄均謀報叵測既自為境備又復為鄰憂臣已那調都統張禧等兵共四十人分往歸峽松滋措置水陸防遏又有澧州麻寮一路近通施南亦已差周公明先次量帶軍馬往諸關點視把守外臣區區欲聖慈密諭大臣寧憂先於事毋事至而憂豫為圖全之謀以備應急之着蜀安則東南可安惟陛下留神幸甚

貼黃

臣所據蜀報其言賊兵犯瀘南窺嘉定本司聞之道塗  
已自多日緣未得蜀閩公文不敢具奏今詳所報賊勢  
委是不輕臣之所慮冬日尚長西邊未知敵退之期中  
流懼有備虛之患如夔諸郡與荆為鄰聲息皆弗以關  
聞探聽未免於間隔目前重慶以下雖幸無警此賊倘  
因資力旋生姦謀安保不來其可無備臣雖為謀不當  
越境然慮患非止及鄰婺緯隱憂已具前奏敢望上留  
聖意宣諭輔臣亟思區處之策伏候睿旨

回御筆手奏

臣恭準宣諭以臣近奏蜀警特賜答諭臣伏讀聖訓兵法有云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與夫別徑之可慮仰見皇明遠覽沉幾先物不止一隅之計深得多算之防臣拜稽歎服委非愚見可及又蒙神謨指授令多用兵船控扼蜀口多差間探體訪事宜有聞節節申奏臣猥任北門之寄適當西風之衝職思其憂豈敢不力前者自為境內之備固已列置峽中之屯此月十五日恭準

密劄指揮令本司整齟將士五十人審探緩急前去應  
援臣伏念夔據咽喉之要荆實唇齒之依聞命之臨即  
議趨戍若以赴鄰之急亟合調兵以前却緣自得蜀聞  
十月二十五日公文以後未有續報臣得之體訪近多  
傳賊勢之西向却未越渝境之下流又夔門有榜備蜀  
閩報謂軍當得捷敵且多度臣恐是其事少緩未得其  
的以此一面整辦備援補戍之師移文蜀閩以審進發  
委官夔郡以辦糧食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奏聞外惟是

已具之措畫上是豫為援鄰之規方來之應疇又當益思保境之計前奏所具補戍軍馬若有緊急臣又別當那摘精練將士添調兵船前去歸峽一帶控扼如其他險隘合防把路徑亦已逐一行下所屬申做增戍外所有體探事宜前者雖屢遣人往探聞機秘密道聽罕真今兵調既有相關探候其敢弗廣若事或緊急切雖未有蜀閩關報臣自當隨宜應接謹容陸續具奏

襄陽獲捷手奏

癸

臣非才分闡奉命復襄兩年之間征築並舉敵騎不敢  
輕入近謀知彼國新遣舒穆魯錫里達嚕噶齊等軍馬欲  
謀今春窺伺正此隄備正月二十四日古納圖過漢江  
據攻襄城其勢不輕其謀叵測敵意本欲哨江陵入均  
房抄掠以為攻襄計幸賴陛下德格皇天威震殊俗將  
士僇力思奮敵兵終至西柳關萬山隨出與戰敵兵小  
却即乘其渡漢未畢下營未定賈勇追勦之自晡至夜  
助以風雨遂以三千之師破三萬之敵兵溺江填港遺

棄資糧器甲三十餘里奪馬四百餘匹俘擒敗卒斬獲首級所據通判王登前一書臣先已封呈左丞相今再得登書所言尤詳敢是此夜敵兵敗遁渡漢駐岸自相蹂躪允謂天助非但人力臣周旋江淮荆蜀三十餘年屢見敵人侵軼未嘗有此捷其速如此所謂擊蛇必擊其首是捷有之一行將士委可嘉尚臣已別具公奏外今將王登親劄繳連上徹聖聰臣見委官往犒取索功帳續申伏望睿意先次宣諭大臣特降指揮優異頒賞

以為邊頭干城禦侮者之勸所有向武當一路兵馬觀  
王登書尾亦自頭回惟恐尚有後哨已令驅逐

答宸翰手奏

臣恭準降下御札臣薰香端笏拜恭誦仰惟奎文陸離  
天語溫潤聿昭遠覽丕顯聖謨臣么麼疆吏何以上稱  
睿眷私心感激至於涕隕臣伏讀聖諭以臣今春襄城  
奏捷高州擣虛寵以嘉獎此則宗社之靈將士之力也  
臣幸而逭責其有何勞至若聖訓以臣累疏求去於全

身之計得矣者人不以敵遺君父者正不如此臣猥任  
聞寄獨荷主知捐軀報國固分當爾抗章引退以疾使  
然亦由情分以扞格是虞事勢慮猶豫而失乃者僭陳  
於薦代亦嘗密啟以祈哀咫尺威不違寸臆已罄臣方跼  
躄以俟陛下俯加訓飭未忘擗捐上恩如斯臣豈敢負  
正以不遠秋冬之備恐貽宵旰之憂強顏其留掣肘將  
甚乘此中權之改畀庶幾西顧之可寬此其本心非敢  
避事臣又伏讀聖訓襄城守備宜益加嚴夔門襟喉實